

刘永济《云巢诗存》序

缪 钱

新宁刘弘度先生永济以清德硕望高才博学久为海内外士林所宗仰，其生平撰著如《屈赋通笺》、《文心雕龙校释》、《诵帚庵词稿》，均已先后刊行问世矣。哲嗣茂舒又取先生在世时手写诗稿曰《云巢诗存》者，将付剞劂，驰书告余曰：“先生与先君子交谊甚笃，相知亦深，诗稿弁言，愿奉乞焉。”余虽拙于文笔，而义不敢辞。

弘度先生，湘人也。洞庭之南，奥区千里，山川清峻，花树芳馨。灵均放逐，贾傅谪居，遗韵流风，沾溉千祀。弘度夙稟乡邦山水清奇之气，远挹前修屈贾忧国之怀，微旨深心，托于歌咏。平日喜为长短句，所作《诵帚庵词》，取法姜白石，深得其清劲峭折之美。自谓“生平不常作诗”，此《云巢诗存》一百五十馀首，乃一九三九年违难乐山至解放后一九六一年之稿。抗战期中所作，愤强敌之侵陵，冀天声之重振，建国以后之作，颂新政之清明，寄展望于前景，既皆能于读者有感发兴起之功矣。至于叙天伦，慨身世，朋旧往还，山川游赏，其内涵之广狭虽殊，而均足以见诗人观察之锐敏与情思之深挚。弘度自序其《诵帚庵词》云：“词人抒情，其为术至广，技亦至巧，然而苟其情果真且深，其词果出肺腑之奥，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，则虽一己通塞之言，游目骋怀之作，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，是在读者之善逆其志而已。”弘度论词之语，可以通于其所自作之诗。其诗皆出于肺腑之奥，可以因小见大，窥见当世之隆污，故亦望读者

能善逆其志也。弘度为词，学姜白石，而其诗之风格则兼采众长。大抵伤时感事，沉郁坚苍，得力于杜少陵，而长篇古诗，硬语盘空，镌刻险峻，则韩昌黎之嗣响，至于绝句短篇之深婉酝藉，寄兴幽微者，又仿佛楚骚之遗韵焉，信乎贤者之不可测也。

余与弘度先生相识，由于吴雨僧（宓）、郭洽周（斌猷）两先生之介。雨僧、洽周受学于美国白璧德（Erving Ballitt）先生之门，深研古希腊哲人之学，拟采其精华，结合吾国传统文化，融汇贯通，创为新义，以育才淑世，而余与弘度均为声应气求之友焉。抗战军兴之次年，余在浙江大学任教，时校址内迁宜山，弘度自湘赴蜀，道出于此，留居讲学者约三月。当时外患日亟，中原沦陷，每相与论及国事，慷慨激昂，弘度谓，吾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刚健特立之操，终将有以自振。一九五五年冬，余以事至武汉大学，与弘度谒屈子之祠，揽东湖之胜，中流泛棹，逸兴云飞。六十年代初期，弘度寄赠其所著《屈赋通笺》与《文心雕龙校释》，余赋诗报之曰：“西粤论文日，于今二十年。青松寒不落，绝业老能传。风骨标新解，礼堂定旧编。羨君勤讲授，体健似神仙。”又曰：“荡桨东湖去，曾瞻屈子祠。芳馨如可接，景行系人思。一卷探微旨，千秋释所疑。明灯三复罢，展饫得忘饥。”讲习之益，游赏之欢，抚念前尘，宛如昨日。

弘度先生为人耿介宽厚，以学者而兼良师，在大学执教数十年，殷勤海育，其著述精湛，流被遐迩，而及门弟子亲承音旨者无虑数千人，大多卓然能自树立，以其所学呈献于当世。乃一九六六年浩劫突临，天地翻覆，弘度先生竟横遭迫害而卒，其夫人亦以身殉，可谓人生之至哀矣。贤人君子，遭遇如斯，屈原贾生，千古同慨，余序弘度《云巢诗存》，不禁执笔泫然，悲叹弗能自己也。

一九八七年四月，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历史系